

# 影壇憶往又一樁

## ● 潘我源

### 會見老友滿載溫情

今年二月，我的大兒子小青，從美國回到上海，他希望我也能去上海，在一個農曆年，我去了。這次在上海，我見到了許多多年失去聯絡的朋友，令我十分開心，大家在一起，重溫了許多往事，我慶幸這次來上海太值得了。我回臺北的時候，行李超重了許多，被罰了，我還有更加超重的東西，他們無法衡量，那就是我滿載著的親情和友情。

### 樁一又往憶壇影

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過的伍經緯，他是譚影廠在六十年代，從唐山召來的年輕演員，初到廠時他還不滿廿歲，原來是名工人，他體格很好，身體挺棒，是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，他唸的書不多，但很聰明，很快就能掌握工作。我看著他在工作

和生活上的成長，看著他娶妻生子，又看到他中年喪妻。那時候大家的生活都比較艱苦，他就更加困苦了。我離開上海以後

片壓在書桌的玻璃板下。當時就有一股溫流，流入我的心田，這種感覺是很難用語言來形容的。

### 笑談過去年少輕狂

聽說他又結婚了。幾年前，我回上海，在廠裡看到他，他因生病，身體很不好，再也看不到他剛來廠時身上散發的朝氣了，我很為他擔心。後來因為他退休了，我回去幾次都未見到他，這次回上海，有了他的消息，我去他家看他。房子是自己購置的，寬大明亮，與他過去的住房相比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，他身體也好多了。他告訴我，他有個好太太，才有今天這個結果。我不認識他的太太，但是我聽過朋友們稱贊她是個賢妻良母。這次我去看他，我一進門，她就熱情的拉著我，叫我先到書房去看，原來是我幾年前給小伍的一張照片，她告訴我，小伍一直把我的照

和戴學廬也有十年以上未見面了，知道了他的電話，我就打去找他了。當他知道是我給他電話，聽得出他的驚喜和熱情，我也很高興，因為小戴是老成持重的人，可以說他比較古板，不苟言笑不太表露自己的感情，在電話中我感到他對我仍充滿友情，我說多年不見，很想念他，但上海改變太大，我都不認識路了，不能去看望他了。他馬上說，我來看你，我來看你，我吃過飯就來。我說，別吃了，到我這兒來吃吧，他放下電話就從浦東趕來了。

戴學廬、伍經緯和我，當年都是小字

輩的人物，如今都步入老年了，文革時他們倆是譚影廠造反隊的頭頭，當年他們都年輕，都有衝勁，別看我比他們大幾歲，我也夠衝的，我是造反隊的隊員。見面後，和小戴聊起以前的事，我告訴他，當年我加入造反隊以後，李世佳（我原來所在的剪接組組長）把我拉到洗手間，鎖上門，她神情緊張地對我說，小潘，你可不能參加造反隊，你成分不好，將來你要倒楣的，你退出吧。她看我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，還急哭了，我說李世佳真的是關心我，為我好，我還傻呼呼地說：怕什麼，毛主席說，革命無罪，造反有理，我怎麼不能造反？後來我真的倒楣了，被打進了牛棚。小戴笑了，他說，小潘，你真的是什麼都不懂，如果你懂得政治的黑暗、政治的可怕，不用別人來鬥你，你自己早就先嚇死了。我們在卅年後再談這些話題，感受不一樣了，說的輕輕鬆鬆，笑談過去的幼稚無知，年少輕狂，我覺得小戴比過去開朗了，問起小戴的近況，知道他的兩個女兒都很能幹，事業有成，又都很孝順，他的晚年很幸福。

在李梓家和李凌雲、趙慎之、吳文倫相聚了一天。吳文倫是演員，過去常來影

廠配音，所以大家很熟悉，他們幾個時常聚會，李梓和李凌雲過去一向際遇不錯，從來就是讓人稱羨的對象。我要提的是趙慎之，她很年輕就離婚了，一路走來，感情路上是坎坎坷坷，一個人辛辛苦苦撫養大了三個孩子。他們都成家立業了，對母親也挺孝順，更可喜的是，她找到老伴了，這次聚會她把老伴也帶來讓我們瞧瞧，沒想到她的老伴是臺灣人，看到他們老倆口很恩愛，由衷的為她高興。

老友重逢，都是聊些過去一起下放、一起搞運動，和一起工作的日子，談到過去譯製的影片，和工作過程中的許多趣事，說到我們譯製的一部影片「女人比男人更凶殘」，我和李梓為片中兩個妖艷而凶殘的女殺手配音，這部片子的譯製導演是孫道臨。

### 幽默風趣正派小生

想起我第一次看見孫道臨，是在一九四八年，斜土路的清華影片公司，他在拍攝電影「大團圓」，而我則是在影片「群

魔亂舞」中，做一個有一句話、兩個鏡頭的群眾演員。那時候，我老是泡在攝影棚裡，「大團圓」是孫道臨拍的第一部影片

，所以以前都不認識他，在片場看到他，問了別人，才知道他叫孫道臨，他根本不認識我，後來都進了上影廠。不久，他拍了「民主青年進行曲」、「渡江偵察記」、「家」等等許多影片後，他的事業如日中天，他的人紅得發紫，用現今的話來說，他成了一顆天王巨星。

孫道臨，身材高挑，胖瘦適中，面目清秀，一頭自然捲曲的頭髮，帥氣十足，而他在帥氣中還透著一股書卷氣，他是少女心目中的白馬王子，他畢業於北京燕京大學，他的言談舉止，都顯得很有教養，他的外型，加上他的內涵，足以使女孩子為他傾倒，圈內圈外，仰慕他的女孩子大有人在，他一概置若罔聞，無動於衷，那個時候，讓人感到他的感情世界是封閉的，他不喜歡別人去碰觸他的感情問題，每次有同事結婚，在婚禮上，道臨就會成為焦點人物，被人們問到他最不願意接觸的問題，他就借致賀詞時，先自我調侃一番，以攻為守，來堵住別人的發問。

孫道臨在單身時期，從未傳出過緋聞，他的生活態度非常嚴謹，甚至有些謹小慎微，他待人接物，文質彬彬，和藹可親，我認識他有幾十年了，從未見他發過脾

中氣，他也有生氣的時候，就是緊閉著雙唇不說話而已，他從未罵過人，幾十年來我從沒聽他說過一句粗話，他在影片中，都是扮演正派小生，正面人物，他在生活中，也是正正派派的，是個正人君子。我這麼形容他，希望不要給讀者留下一個道臨是刻板人物的印象，其實他有他的風趣、他的分寸。記得上官雲珠看見他，總是叫他達令（道臨的諧音），他也不會尷尬，而是很自然的答應她，而且和上官說說笑笑，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和上官的友誼。我不記得我和他的友誼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，我只記得很早以前，在五十年代，有一段時間，他一看見我就叫「夏師母」，「夏師母」，他一面叫一面開心地嘿嘿的笑，我知道他為什麼笑的那麼高興，因為我那時雖然已做了媽媽，但還非常年輕，性格又外向，大大咧咧的，同事們開玩笑都說我是中性的，根本不像個女人，我這個樣子，和師母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，我與「師母」是完全對不上號的，所以道臨覺得他叫我「夏師母」很好玩、很可笑，他真的很開心，他的笑聲裡，透著他得意自己能想出反差這麼大，這麼「絕」的名詞來叫我，當時我也笑了，我是被他的笑意

### 金童玉女門當戶對

所感染，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。

孫道臨的婚姻問題，是所有認識他的、甚至不認識他的人所關心的問題，多少年拖下來，成了一個老大難的問題了。有一天終於傳出來道臨正式交女朋友了，對方是上海越劇院的演員王文娟小姐，聽說是黃宗英和張瑞芳做的介紹人，大家都為他們感到高興，道臨是電影界的著名演員，是電影界的金童，文娟是越劇界的著名花旦，是越劇界的玉女，這兩個人相配，倒是門當戶對，誰也不委曲誰，而多少年後的今天，兩個人都是卓有成就的表演藝術家了。

過去我們常以小分隊的形式去工廠、農村，或是街頭作宣傳演出。道臨常常到譯影來工作，有一次我們組小分隊到電訊局去，道臨也和我們一起去了，電訊局的工作人員在臺上講話，報告他們的工作業績，講如何替人接通信息，如何搭通線路等等情況。我和道臨坐在臺下第一排，輕聲的聊著天，在這以前，我聽說他和王文娟鬧彆扭了，目前沒有來往，我就問起他這件事。他感覺到我是真心關心他，不是

打聽新聞，好事的心態，所以他倒也回答我提出的問題。從交談中，我了解到他們之間沒有不能解決的原則問題，而是兩邊都有些傲氣，互不相讓，僵在那了，只要能打破僵局，他們仍然有交往的可能，我就問他還想不想恢復和王文娟的交往，我借臺上發言人的話說，怎麼樣，我替你把線接起來。道臨回了我一句，那就看你巧奪天工了。我聽道臨的語氣，是同意我這麼做，我一高興，就拍胸脯，誇下海口說，好，你等著吧。回家後，我犯愁了，我根本不認識王文娟，我這線怎麼個接法？我話已說到這了，不能打退堂鼓了，怎麼辦？我煞費腦筋，想啊想，最後讓我想到一個人，王駿，他原上是上影的演員，在五年，電影遍地開花，每個省都成立電影廠，他被調到福建電影製片廠去了，他的太太王艷霞原來是上海越劇院的演員，我和他們夫妻是好朋友，我就向他們討救兵，我在信中講明情況，希望王艷霞幫我，把這個信息傳遞給王文娟，把這條線接起來。這條線真的接上了，不久道臨結婚了，婚後他們夫婦請我和夏天到家裡吃飯，這我才認識了王文娟，回家的時候，我對夏天說，今天我們吃的是謝媒宴，怎麼樣，

我利害吧！我不認識王文娟，能替道臨把線接上，那天我是又得意、又開心，在解決道臨老大難的婚姻問題上，我也盡了一份心力。

### 多才多藝既演又導

所有成名的演員、成功的人士，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都是非常敬業樂業的，道臨也一樣，過去譯製廠常常請故事片的演員來配音，道臨就是常來的一個。他有時配音、有時做導演，甚至做劇本翻譯，無論作什麼工作，他都是認真對待，精益求精，加上他真的很幸運，天生一副好嗓子，他的音色很美，聲音帶有磁性，上帝大概特別眷顧他，給他創造了那麼多優越的條件，加上他的努力，能充分運用自己的優點，他在譯製片的成果都是高質量的，尤其是「王子復仇記」裡，他配的「哈姆雷特」（勞倫斯奧立威所扮演的），可稱得上是譯製片的經典之作。

孫道臨從影五十多年了，除了做演員，他還改編劇本，如「雷雨」、「非常大總統」，並擔任導演，在中日合作的影片「一盤沒有下完的棋」中，除了飾演況易山，還擔任中方藝術顧問，在中美合拍的

電影藝術片「虹」中，是中方主持人，他還參加了美國舊金山、美國藝術劇院話劇「馬可·百萬」的演出，而且是用英語演出的。他多次參加國際藝術性活動，曾應美國新聞署的邀請，赴美考察美國電影潮流，曾擔任中國電影明星藝術團團長，赴新加坡訪問演出，先後擔任加拿大蒙特里爾國際電影節評委，美國夏威夷國際電影節評委，代表中國電影界參加埃及國際電影

節。

孫道臨所拍的影片，多次獲獎，「一盤沒有下完的棋」，榮獲一九八四年加拿大蒙特里爾國際電影節大獎。這些情況是我從道臨送我的書上節錄下來的，黃宗江為他的書作的序，我借黃宗江給道臨作總結的那句話「孫道臨是一首詩，是舒伯特與林黛玉合寫的詩」，來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吧。

聖文叢書

## 民國人物新傳

費雲文著  
定價叁佰元

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

吳佩孚新傳、陳獨秀新傳、汪精衛的悲劇、革命奇人張靜江、關麟徵的傳奇、國士典型陳布雷、陳大慶明達謙謹、當代名將邱清泉、模範軍人胡宗南、湯恩伯的一生、細說張國燾等篇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二十五開本，老五宋字，全書共伍百餘頁，珍貴圖照多幅，定價新臺幣叁佰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祇收二百四十元。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